

〔英〕蒂姆·加勒特 薄安哲 著 林彬 杜钟瀛 译

DISCOVERY ROAD
发现之路

P V E R

发现之路

[英] 蒂姆·加勒特
薄安哲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之路(英)加勒特著;林彬,杜钟瀛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ISBN 7-5014-2214-1

I. 发… I. ①加…②林…③杜… III. 游记-澳大利亚②游记-非洲③游记-南美洲 N.K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9153 号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1999-3220 号

发现之路 加勒特 著

责任编辑:杜卫红 晓潇

封面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284 千字

插 页:2

印 张:12.875

版 次: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2214-1/I·897

印 数:5000 册

定 价:21.00 元

中级技术计划

为了进行这一次富于挑战性的旅行和使资金募集活动取得成功,薄安哲和蒂姆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而使中级技术计划赢得了无与伦比的欢迎。

蒂姆和薄安哲个人的努力和奉献是惊人的。他们的组织能力、说服力和创造性的思想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无论是初创担保人支持系统和构划他们大胆行动的框架,还是发起一次出发前的骑车之旅,他们总是精力充沛。

有了三万五千五百多英镑,中级技术计划就能在肯尼亚的图尔卡纳地区支持培训农民和牧民的计划。作为对传统知识的补充,当地居民学会了新的技术来对付诸如干旱和贫瘠的土地等不利的条件。

去年的中级技术计划研究报告表明,诸如改进汇集雨水以灌溉蜀黍的方法等新技术继续得到了应用。保障的增加使妇女能够重新养殖羊群,购买家用物品和给孩子们交付学费。

史诗般的旅行将永远改变人们的生活。对蒂姆和薄安哲来说,他们的生活有了新的前景。图尔库纳各家各户的生活将有了增加保障的机会。我谨代表此地和肯尼亚的中级技术计划向你们表示感谢。

英国沃克斯·拉格比·布尔顿奥邓斯莫·布尔顿会堂
舒马赫技术发展中心
中级技术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克里斯·昂德希尔



写在前面的话

我对自行车了解甚少,但是要我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骑车一万五千公里,穿越地球上贫困落后的地域,显然是不敢问津的。

像蒂姆·加勒特和薄安哲·布朗那样处于黄金年代的年轻人中,很少有人会被冒险精神所驱使,放弃舒适稳定的生活去吃苦,去为冒险行动而历尽艰难险阻。

书中激动人心的叙述是尖锐观察、幽默和展现内省的万花筒。

他们踏上了自我发现的航程,勇敢地正视生活在当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所必须面对的一些决定性问题。

读者一定会发现他们自己也在对生活进行重新评估,并将受到激励去碰触和追逐他们自己的美梦。

霍纳夫·法因斯爵士(1992—93年第一次
在没有支援情况下穿越南极洲的领队)。



目 录

中级技术计划	(1)
写在前面的话	(1)

澳大利亚

第一章 发生了的事情	(3)
第二章 一只名叫埃塞尔会飞的树熊	(19)
第三章 巡游大洋路	(40)
第四章 在巴克奥伯克的那边	(56)
第五章 捕袋鼠者和“公路火车”	(71)

非 洲

第六章 在碧玉海	(95)
第七章 瑞基·蒂基·东嘎和邦哥·邦哥·曼	(108)
第八章 横穿马萨伊大平原	(138)
第九章 没有教养的女郎	(169)
第十章 绕行地球一半	(197)
第十一章 纠缠何其多	(217)



第十二章	骑自行车要远得多.....	(235)
第十三章	物质的心脏.....	(251)
第十四章	泡茶和奶油蛋糕.....	(277)

南 美 洲



第十五章	哈瓦那北边最热的地方.....	(292)
第十六章	伊瓜苏路上的两条癞皮狗.....	(304)
第十七章	失去的丛林.....	(335)
第十八章	一个小小的阿奇·巴奇	(344)
第十九章	在南美洲大草原上.....	(365)
第二十章	世界末端的约会.....	(380)
后 记		(400)

澳大利亚

我们大家必须团结起来，不然的话，可以肯定，我们将一个个被吊死。

本杰明·富兰克林

1776年7月4日

亞 味 大 島



0 100 200 300 400 500
KM

第一章 发生了的事情

薄安哲



第
一
章

我朝着车站月台走去，空气中散发着人的便物和腐烂水果刺鼻的臭气。一头衰弱的老黄牛弓着背将鼻子伸进垃圾箱，拼命地咀嚼一包被折皱的报纸包着的东西。老黄牛旁边，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横躺着一具人尸。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两条腿稍稍分开，两眼直盯着木结构的拱顶。当时是印度北方阿格拉的午夜，空气凝结不动，恶臭和酷热令人窒息。

在前方昏暗的灯光下，一条身上长满了疥癣的狗蹒跚地摇来晃去，浑身颤抖，嘴上挂着白沫。它曾经参加过比赛，但是现在后腿断了，白骨暴露在外面，粘着黑色的污秽物，一撮奇特的姜黄色毛发倒挂在化脓的粉红色皮肉上。我绕过它，爬上了火车。

火车司炉正在往锅炉里添加燃料，准备开车。我摸黑挤过狭窄的走廊，被躺在地上的人绊了脚。一位母亲搂抱着她的孩子，孩子满脸皱纹，活像一个两百岁的小老头。有的人在搬家，带着瓶瓶罐罐、老母鸡和塞得鼓鼓的包袱。我借助打火机的微光查看印在卧铺头上的编号，最后终于找到了我预定的铺位。

对面铺位上坐着两个白人小伙子，抽着陶制的烟斗。“真



是野蛮的地方，对吗？”我边说边点燃蜡烛，同时作了自我介绍。他们的名字叫温克和蒂姆。“你们看到那条狗了吗？”我特意问道。

“它肯定希望有人慈善为怀对准它的脑袋开一枪。”蒂姆说。他们同我一样也是英国人。

温克头戴飞行头盔，但他与英国人相同之处仅此而已。他们穿的都是在当地市场上用一两个便士买来的轻便棉织服装。他们已是长大成人的小伙子。对他们不修边幅的仪表，我感到很不舒服。今晚睡觉时我打算用我的背包做枕头，因为担心第二天早晨它会不翼而飞。在暗淡的灯光下，我们还聊了一会儿有关当地的腹泻病。一个小孩从通道走了过来，向我们兜售茶叶。我们正饮用香甜的啤酒，他耐心地等在一边。

一只手从窗口伸了进来，搁在窗框上。起初我们没有注意，后来蒂姆向外望了一下，“上帝，你们瞧，”他说，“我们得给他一些东西。”

我走了过去，看到一个乞丐，大吃一惊。他的面孔变了形，令人毛骨悚然。他的皮肤像是融化了的巧克力，从额头直往下流，一双无神的黑眼睛从皱皱巴巴的皮肤下往后凝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伸着手，一言不发。我们每个人都给了他几个卢比，以安慰我们的良心。

火车终于起动，我们回到了各自的铺位准备休息。但是车厢挂钩的撞击声和车轮与铁轨的磨擦声根本无法让人入睡。我们通宵达旦地回想着曾经经历的惊险。

“背诵一首诗好吗，沃森？”蒂姆适时地说了一句，看了看他的朋友。

在昏暗摇晃的火车上，温克·沃森从头到尾地背诵了柯勒

律治的诗作《忽必烈汗》。虽然他仅仅背诵了大约一半,但是大家已经听得入神了。作为响应,我背诵了鲁德亚德·基卜林的诗作《假如》,自然也只背诵了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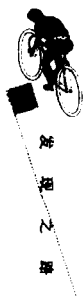
温克是一位诗人,在一家废金属工厂做熔化啤酒桶的工作,蒂姆是英语和体育教员,他们都居住在付罗普郡的泰尔福特,共同的爱好是打橄榄球。

我们三人相处得很融洽,最后一同去了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山的几个星期中,我们艰苦跋涉,开怀欢笑,探讨哲理。当我们走在海拔六千英尺通往埃佛勒斯营地的崎岖山路时,我病了,耷拉着脑袋。他们也有点儿不适,但精神尚好。我的情况很糟糕,不得不中止旅行,返回英国。他们靠着共有的大约五个英镑,继续在那里扛了两个月。

我是去印度前与卡茜相遇的。在我回到伦敦后,我们搬到一起住了。我真的得了病,是阿米巴痢疾。在查清病因前我只能吃一份份包好的 giardia、campylobacter 和比目鱼。后来卡茜再也忍受不了那股气味,就逼着让我自己分类包装。我在圣潘克拉斯的热带病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在那里,除了奶油饼干和饭后薄荷巧克力外,就没有什么其他吃的了。奶油饼干和薄荷巧克力并不是不好,我只是说,那是护士们能从门底下塞给我的惟一的食物。

在其后的四年中,多数情况下我活像一个平平常常心怀壮志干事业的郊区小伙子。卡茜和我在初创的生活中过得十分幸福。我做石油零售生意,通过行会取得了受人尊敬而可靠的进展。我有了满意的养老基金,还拥有一些公司的股份,小别墅时髦漂亮,壁炉台上陈设着曼陀林,冰箱上摆着磁性信息板。

每天早晨总有一摞厚达一英寸的文件搁在我的办公桌上





等我处理。我办事从不拖拉,百折不挠,所以我的雇员们习惯称我为“电雪貂”。我到全国各地出差,平均每星期两三个晚上住旅店,但总是设法避免在酒吧里和削尖了脑袋的推销员碰面。我努力说服人们相信公司的政策,尽管我并不相信自己。公司挤取了我的每一分光阴,那里浓缩着我的灵魂和已经消逝了的青春。我每月付给抵押公司一千英镑,于是小别墅每月以相同的数额归属于我自己。我工作得越来越勤奋,越来越卖力。我很少睡上安稳觉,很少有时间到小山上散步,观赏日落,与侄儿们玩一玩或者外出看望朋友。我在事业上越是取得成功,卡茜就越难以忍受我的不可预测的情绪变化和我的那张痛苦的面孔。

蒂姆·温克和我很少见面。我曾经硬是将他们拉到伦敦参加了一两次野外举行的聚会。他们是米德兰出色的橄榄球老手,觉得我太雅皮土气。与雅皮士相比,其实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乡下佬!因为变化太大,差不多两年没有见到他们了,蒂姆迁居伦敦半年,但我总是忙忙碌碌,至今没去看望他。

在一月一个晴朗而多姿多彩的日子里,我应邀出席了一次在一家乡村小酒店举行的工作午餐会。对于公司领导层来说,这是一件相互表达友善的快活事情。

午餐会行将结束,经理发表了一席讲话。他说,“……首先我得感谢部门经理安德鲁和伯尼,他们各自挣得的利润超过了他们本年度的指标大约一百万英镑。没有他们的创造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公司将无法改变状况,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他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真是表现出众的小伙子。”这是他的真实感情的表露,当他说到“出众”两字时还特地提高了嗓门,声音变得沙哑了。现在他可以像教皇那样高谈阔论,或者为即将到来的晋升而兴高采烈,坐在我们挣来

的成就的宝座上重返奥西兰。看起来这是他的用意所在。

“上帝。”我思忖着，点点头表示感谢，“这桩事就此结束了吧。”职位和数字对我并不重要，赢得成功和承认才是一切的一切。我已经赢得了我希望要的。触动我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他说的“出众表现”。它的含意究竟是什么呢？我看不到，也摸不着。这是一连串写在纸上的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石油越来越多，数字也越来越长。我的开拓精神不容许自己再同过去那样沉重缓慢地步入中年。但是现在该怎么办？

或许是为了探察我的心态，经理在午餐会后若干天将我拉到一边说，他正想派我去欧洲或美国任职，“以使我保持兴趣”和“继续进步”，“尽管这不是许诺”。

“啊哈！！”我想，“现在这将是一场挑战。”

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看夜电影，受到了一些画面的冲击。那是很平常的事情，你都知道，诸如挨饿的婴儿、不公正、种族问题、冷漠和贪婪。

“……每星期有二十五万儿童因为本来很容易预防的疾病而死去……”播音员告诉我说。

我不忍心再看这样悲惨的画面，将手伸向开关，但我没有关掉电视。播音员继续说：“美国每年用于香烟广告花费二十五亿美元，这笔钱数可以使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多数孩子免于夭折……”“住在北半球的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消耗着地球上四分之三的资源……”播音员滔滔不绝地介绍着。我不能把电视关掉。

牛津救济饥荒委员会主席出现在画面中。他问道：“……什么是生活？什么叫生活？”他讲的很慢，但铿锵有力，颇带怒气。“……千百万儿童享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生活……”他继





续说，荧光屏上再次出现畸形、悲惨、无家可归儿童的画面。

我的面颊上挂满了泪水。我为自己是一个欧洲人而感到烦恼。我为自己身体健康，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但却一事无成而感到惭愧。我为渴求机会的孩子们痛哭，我为自己的生活充满机会然而不能兑现而流泪。

又是一个星期五的夜晚，下着蒙蒙细雨，挡风玻璃前的刮水器左右摆动，罗伊·奥比森唱起了《神秘的姑娘》，我也随着他唱了起来：“……夜幕降临，我拉着她的手，带她来到我那曙光下的土地……”我同罗伊相处得很好，除了我起床之时正是他睡眠开始这一点外，可以说我们的生活节奏完全一致。大马力的汽车像一头猎豹噓噓地在公路上飞驰。

手机响了，可能是我自己的神秘姑娘卡茜打来了电话。这是她回国后的第一天。罗伊·奥比森关掉收音机后我按了一下按钮，对着头顶上的麦克风说话了。为了以防万一，我按通常的口气说：“喂，我是安德鲁·布朗。”

“达拉斯瓦图尔!!”对方传来的声音说。是她，她热情奔放，她在用俄语向我问候，听起来像是说：“你的屁股对你是否合适？”

“是的，谢谢你。”我说，“能听到你的声音太叫我高兴了，你好吗？”

“很好，快回家吧，我想看到你!”她在苏联拍了五个星期电影，太长时间了!

打完电话后我打开收音机听音乐，同时幸福地哼起了一支歌。在前面的三岔路口，制动灯亮了，我们全都停了下来，一动不能动，只好坐等。我想一定是发生了事故。为什么要在星期五晚上发生事故？为什么不能等到星期一早晨？该死，太自私了！我们终于重新往前挪动，但每次只能推进一米

左右。喷气飞机划过夜空摇曳而下。

我期望今晚就能见到她。我初遇卡茜时她二十一岁，我二十四岁，当时我刚离婚，她给我鼓劲，帮助我享受生活。卡茜是一位漂亮的姑娘，许多方面都了不起。她聪明伶俐，有艺术天分，调皮，热情。我觉得决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她更好的人了。她还让我认识了戏剧，艺术，外国电影和鱼子酱。我愿坦白地承认，在与卡茜相识之前，我甚至不吃白面包。

车辆缓慢地向前蠕动，每三十分钟大约前进半英里。我关掉录音机，转而收听无线电。广播员说：“……现在是星期五晚上，伦敦的交通情况是……在二十五号高速公路反时针方向通往希思罗机场的路段上，堵车严重。”我不能不把这一情况告诉她。

卡茜和我的关系前几个月里已经发生变化，只是直到现在才出现问题。关系照常维持着，但我在全国各地的电雪豹式旅行和她对苏联的工作访问产生了影响。我们开始各自安排独立的生活。

一个巨大的黑影渐渐地隐现在公路的左侧，我的座位靠路边，已能看出那是一台四十英尺高的起重机。十分钟后，我与起重机强有力的长臂并行了，它向前伸展着，好象在虔诚地做祈祷。经过起重机后，可以看到前面的车辆一直延伸到公路的远方，令人眼花缭乱。前面根本没有发生事故。

我发火了，说：“你的意思是我排队坐等一个半小时，为的是让你有机会观赏一台起重机？好一台起重机！！你这蠢家伙！！”这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毫无意义的争吵。

他们是否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影响了其他人？还是他们根本就知道但满不在乎？

他们是什么人？是公路疯子，还是起重机侦探？人们驾





驶着昂贵的公司轿车，他们有权势有地位，前往城郊温暖舒适的寓所。才能、所受的教育、创造性、魄力和技能，一切的一切不过是无所谓的琐事。他们的生命是如此呆笨，甚至会觉得起重机更有意义。人们，就像我！！

我知道，在过去几年中我一直期望能够一步一步地进入到他们的行列，我的努力实现了。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是一个只管自己、内向和不生产任何东西的人，我为此瞧不起自己。总而言之，我是靠出卖地球上资源生活的人，污染环境，耗费财富。我的生活几乎没有东西赋予他人。当我驾车越过起重机强有力的长臂时，整个事物在我的心底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再也不想是我自己了。

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全然毫无价值，这是骇人听闻的。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漫不经心。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找到我愿意做的其他事，也许这是一条出路。然而它是什么呢？我模模糊糊地记得曾经查阅过地图，做过气象变化的笔记。我可以放弃职业，以满足愚蠢的自我和进行冒险的欲念，丢弃抵押的磨石，把有毒的气体远远地抛在后方，同时或许还能为他人做点好事。我曾经有过一种想法，但被隐藏在心灵深处黑暗的角落里，两三年内将严格保密，不让别人知晓。

就像在电影中那样，此时此地我要跳出汽车，让车门敞开，发动机继续运转，踢掉铮亮的皮鞋，脱去洁白的衬衣，解下精制的领带，越过泥泞的田野，直奔发动机轰鸣灯照如同白昼的机场，赶上第一个航班。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我认真地思考着自己的生活，足足一个星期处于冥思苦想之中，心烦意乱，工作受损。夜晚，我沿着泰晤士河的纤道长时间徘徊，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等待一份欧洲的工作吧！不，你必须决裂，必须发掘一个新的领域！你应该认真对